

明史稿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楊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弟大韶

王之案

楊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

侍不肅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母有他志
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
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詢
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
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
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
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遺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八月丙午
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貴妃進美姬八人中官
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以侍神
宗疾居乾清宮猶未遷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貴妃從子養性令貴妃

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
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
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
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適母若大行
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
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母信
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辛未再召大臣及漣等諭冊封
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以速建儲
貳請語詳從哲傳璉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
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
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遠侍漣曰天

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更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宮居慈慶宮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閻人持梃不容入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閻人却乃入臨畢擁皇長子至文華殿呼萬歲隨奉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連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

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選侍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燁嘉謨助之詞色俱眉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燁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推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

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名奪罷去當選侍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歟獻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於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職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職鸞宮災帝諭內閣言

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謀乃復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行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遂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霑衣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輩譯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乖簾之事帝優諭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啓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

移宮論始息而是年七月降太監王安南海子淨軍尋撲殺之魏忠賢始專內柄二年選起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瀆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

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燭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傑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麟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直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

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騎橫託言急病置之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殯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壽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

無勞忠賢以私忿矯首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
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
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襲近
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
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
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魏良材魏
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襲越朝常大罪十
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
官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
四良卿生員章士魁坐爭煤密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
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

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
掠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
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
十七北鎮撫劉僑不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
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
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
文章又再襄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
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
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訴設阱片
語稍違駕拈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
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

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
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
忠賢與奸相沈灝創立內操數臣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
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
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
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
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
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
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
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癆忠賢不足盡

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挾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彥躉小魏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敷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

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
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
賢訶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闈數百人裹甲夾陛
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旣逐延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
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
竝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
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
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
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
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

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
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
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賦令
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
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
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
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
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
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
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

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
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
始知藝稻閹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啓封
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授閹人憤而去光宗崩
李遷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
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
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
卑也遷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
處慈慶不得守凡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
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
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